

韓非子集

解二十卷

序

韓非處弱韓危極之時以宗屬疏遠不得進用目擊游說縱橫之徒顛倒人主以取利而奸猾賊民恣爲暴亂莫可救止因痛嫉夫操國柄者不能伸其自有之權力斬割禁斷肅朝野而謀治安其身與國爲體又燭弊深切無繇見之行事爲書以著明之故其情迫其言覈不與戰國文學諸子等迄今覽其遺文推迹當日國勢苟不先以非之言殆亦無可爲治者仁惠者臨民之要道然非以待奸暴也孟子導時王以仁義而惡言利今非之言曰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以困姦衰而皆曰仁義惠愛世主亦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蓋世主所美非孟子所謂仁義說士所言非仁義卽利耳至勸人主用威唯非宗屬

乃敢言之非論說固有偏激然其云明法嚴刑救羣生之亂去
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眾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此則重
典之用而張弛之宜與孟子所稱及闇暇明政刑用意豈異也
旣不能行之於韓而秦法闇與之同遂以鉏羣雄有天下而董
子迺曰秦行韓非之說攷非奉使時秦政立勢成非往卽見殺
何謂行其說哉書都二十卷舊注罕所揮發從弟先慎爲之集
解訂補闕譌推究義蘊然後是書釐然可誦主道以下蓋非平
日所爲書初見秦諸篇則後來附入者非勸秦不舉韓爲宗社
圖存畫至無俚君子於此尤悲其志焉光緒二十二年冬十二
月葵園老人王先謙序

弁言

韓非子舊有尹知章注見唐書藝文志不載卷數蓋其亡久矣
元何休稱舊有李瓚注李瓚無考宋乾道本不題姓名未知孰
是太平御覽事類賦初學記注所引注文與乾道注本合則其
人當在宋前顧其注不全備且有舛誤近儒多所匡益因旁采
諸說閒埒已見爲韓非子集解一書其文以宋乾道本爲主閒
有譌脫據它本訂正焉光緒二十一年孟冬月長沙王先慎
攷證

漢書藝文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

名非韓諸公子使
秦李斯害而殺之

隋書經籍志子部法家韓子二十卷目一卷

韓非
撰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

韓非
撰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

韓非

尹知章注韓子

亡

宋史藝文志子類法家類韓子二十卷

韓非撰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法家類韓非子二十卷 右韓非撰

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歎曰得此人與之遊死不憾矣急攻韓得非後用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之言乃詐也此所以一

傳而爲非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法家類韓子二十卷 韓諸公子韓非

撰漢志五十五篇今同所謂孤憤說難之屬皆在焉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韓子五十五篇 史記韓非傳喜刑名

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

餘萬言注新序曰申子書號曰術商鞅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東

萊呂氏曰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也索隱按

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亦崇黃老之學也今本二十卷五

十六篇

辨見後

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爲韓

不爲秦也後人誤以范雎書廁于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

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

困學紀聞十 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 又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內儲說右斯言不可以韓非廢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法家類韓子二十卷

內府藏本

周韓非

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阮孝緒

七錄載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應麟漢藝

文志考證作五十六篇殆傳寫字誤也其注不知何人作考元

至元三年何犆本稱舊有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云云則

注者當爲李瓚然瓚爲何代人犆未之言王應麟玉海已稱韓

子注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注韓子之文不知犆何所據

也。玆本僅五十三篇，其序稱內佚姦劫一篇，說林下六微內似煩以下數章。明萬歷十年，趙用賢購得宋槧，與玆本相校，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末尚有二十八條不止。玆所云數章，說林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教二人相踉馬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此篇。蟲有虺章和氏篇之末，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玉之害也。以下脫三百九十六字姦劫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上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葉適在兩篇之間，故其次篇標題與文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半連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全佚也。今世所傳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極爲精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賢本前後考孔教舉進士在用賢後十年疑所見亦宋槧本，故其文

均與用賢本同無所佚闕今卽據以繕錄而校以用賢之本考
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悲廉
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
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
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史記自敘所謂韓非囚
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駁文不足爲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
存韓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序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
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
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駁非
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爲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
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

爲收錄併其私記未完之槁亦收入書中名爲非撰實非非所
手定也以其本出於非故仍題非名以著於錄焉

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存目韓子迂評二十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

明門無子評前列元何犴校上原序署至元三年秋七月庚午
結銜題奎章閣侍書學士考元世祖順帝俱以至元紀年而三
年七月以紀志干支排比之皆無庚午日疑子字之誤奎章閣
學士院設於文宗天歷二年止有大學士尋陞爲學士院始有
侍書學士則犴進是書在後至元時矣觀其序中稱今天下所
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正順帝時事勢也門無子自
序稱坊本至不可句讀最後得何犴本字字而讐之皆不失其
舊乃句爲之讀字爲之品間取何氏注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

云云蓋趙用賢翻刻宋本在萬歷十年此本刻於萬歷六年故未見完帙仍用何氏之本然牂序稱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而此本仍間存瓚注已非何本之舊且門無子序又稱取何注折衷之則併牂所加旁注亦有增損非盡其原文蓋明人好竄改古書以就已意動輒失其本來萬歷以後刻版皆然是書亦其一也門無子不知爲誰陳深序稱門無子俞姓吳郡人篤行君子然新舊志乘皆不載其姓名所綴評語大抵皆學究八比之門徑又出牂注之下所見如是宜其敢亂舊文矣

四庫全書簡明日錄韓子二十卷 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舊

本多所佚脫明趙用賢始得宋槧校補又周孔教家大字刻本與趙本亦同今用以互校視他刻本爲完善其注不知何人作

元何忾稱爲李瓚未知何據也

孫氏祠堂書目諸子法家韓非子二十卷

一明趙用賢刊本一明吳勉學刊本一明

葛鼎刊本一明十行本
缺二卷一依宋刻校本

盧文弨羣書拾補韓非子

是書有明馮舒已蒼據宋本道藏

本以校張鼎文本外又有明凌瀛初本黃策大字本今并以校
明神廟十年趙用賢二十卷全本而以是者大書其異同作小
字注於下此書注乃元人何忾刪舊李瓚注而爲之者亦甚略
且鄙謬者亦未刊去明孫月峯評點本并無注茲不取在所校
本中

吳山尊重刻韓非子序

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藏古

書精槧而宋乾道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先生方爲

草名首
六
吾省布政使察賑鳳穎卽已後進禮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
辭已在了里中又六年丙子六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上專使
送是冊來迺屬好手影鈔一本已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五月
攜至江甯孫淵如前輩慇懃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淵
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爲明趙文毅刻本所自出卻有已他
本改易處元和顧君千里實爲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
冊挾摘標舉具道此槧之所已善宋槧誠至寶得千里而益顯
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出已贈余埵刻書後仍歸之千里昔卽
爲朱文正師恭跋

御製文及代擬 進御文屢邀

兩朝褒賞文正曾已 奏聞

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已藁還肅聽入私集且與肅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一不欲亂我之真也肅老且病然尚思假年居業已期有已自立不敢鷄披隼翼鹿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己巳已拙舊史氏吳鼐序

顧千里韓非子識誤序 予之爲韓子識誤也歲在乙丑客於

揚州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也與予向所得述古堂影鈔正同第十四卷失第二葉以影鈔者補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有長於趙用賢刻本者耳固遠不如宋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亦頗有誤通而論之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誤

者方且因此以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
誤而徒使可尋之迹泯焉豈不惜哉予讎勘數過推求彌年既
窺得失乃條列而識之不可解者未敢妄說庚午在里中友人
王子渭爲之寫錄間有所論厥後攜諸行篋隨加增定甲戌以
來再客揚州值全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重刊以行復舉
識誤附於末竊惟智茶學短曾何足云庶後有能讀此書者將
尋其迹輒以不敏爲之先道也嘉慶廿一年歲在丙子秋八月
元和顧廣圻序

先慎按藏本有南北之分故顧氏與盧氏所校多不合

孫詒讓札迯卷七

韓非子某氏注

吳肅景宋乾道刻本 顧廣圻識誤校 日本蒲阪

圓增讀韓非子校

盧文弨羣書拾補校

王

念孫讀書雜誌餘編校 俞樾諸子平議校

佚文

先慎案史志載韓子五十五篇與今本合似無殘脫而其佚文不下百餘條今推究其義凡可補者悉注本文之下其不能增麗者都爲一類俾後之讀者有可考焉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羣書治要卷四

引十

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

以上又見藝文類聚卷二十二邢並作荆

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

以爲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

往矣怨子如異日

羣書治要卷四十引

師曠鼓琴有玄鶴銜明月珠在庭中舞

以上又見初學記卷十六注引

失珠曠

掩口而笑

北堂書鈔卷一百九引

孫叔敖冬日黑裘夏日葛衣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

孫叔敖相楚糲飯菜羹

以上又見初學記卷二十六注引相楚作爲令尹

枯魚之膳

北堂

書鈔卷一百四十三引

昔齊桓公入山問父老此爲何谷荅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

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謂臣愚遂名愚公谷

藝文類聚

卷九引事又見劉向說苑

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興安威定則策勁臣從